



02111

送盧鯤浪先生之任繁昌序

嘉德

嘉德

德自垂髫時卽知吾郡有鯤浪盧先生以文章氣誼爲時

領袖每欲往候焉而未暇也今年夏先生謁選授繁昌令

而穗適以薦拔來雍中一見歡如平生因得共晨夕者三

閱月亾何先生且之任矣竊念穗與先生生同時居同里

聞聲而相思者十餘年而乃于長安萬里之遙始獲一相

遇焉其可無言以別耶古稱江湖之間民俗敦茂易以爲

治而繁邑適當其處儼然爲一都會其山水之奇人材之

秀風物之美有齊梁唐宋名賢之賦咏存焉爲令者專有

是土榮已然吾聞之方今江南諸邑田多而賦重歲輸錢

穀以萬數沿江蘆課復叅其半其民力不勝供億之繁而

名豪宿猾又且根株其間率以避科徭爲長吏患又其俗

多踰靡溺于聲色歲時遊讌親友餽遺皆竭力飾爲美觀

坐此愈大困獨其人重身名恥爲笞杖所及善馭者懸蒲

示辱足爲理而治之無術則遂至于紛然不可禁者亦時

有之故凡江南之令非得才德出羣有丰采可畏愛者爲

之斷不足以調劑而適其宜今先生爲人孝友篤誠凝然

有器度而叩其所學又皆精敏而博達以此爲令其變今

日之江南而復歸于敦茂蓋必自繁昌始矣頃見先生之

始選也有求爲幕者爲言訟詞可取利先生正色斥之曰

始選也有求爲幕者爲言訟詞可取利先生正色斥之曰

朝廷設官爲民吾寧黷貨耶其人慚而退嗚呼今之仕者
自其入學時已莫不志在溫飽而先生獨能以嚴氣正性
慎持於服官之初推是心也以往卽異時躋崇班典樞務
亦可以坐理而有餘區區得一邑如斗大何足爲先生道
哉先生行矣南陵春穀之間父老子弟相率而迎于江漣
先生必將有以慰其望治之思而同鄉後進羈旅長安者
以事留處曾不得朝夕從遊以永茲日也其能無望南轅
而夢想也乎

開闔頓挫純乎大家一結復饒風味

黃俞卬先生

許魯齋先生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夫學者旣志於聖賢之學卽當窮天理篤人倫汲汲乎以正誼明道爲已任而顧存一計功謀利之見憂貧患失自同賈豎以僥倖於不可求之富魯齋之言其母乃不安於義命也夫吁是固有說古之爲士者莫不入學而其三年九年之間卒以造於小成大成之域者由其家各受田得以自食其食而無所營於外也自三代之衰田不井授而人無恒產爲士者厄於貧而乏爲善之資雖有長材美質欲與聞乎聖賢之道者亦多爲饑寒所迫喪其志氣而其甚者又或以日用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三

需無以給之而遂至於廢學亦可嘆已况今之時自權豪貴顯百家衆技之流莫不逞其斗智之智肆爲兼并之術而其治浮屠老子之說者率又不耕不織蠶食四方蔭廣厦占良田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獨吾徒誦法仁義志在齊家報國乃皆爇字埋文束手浩嘆上無以事其父兄下無以庇其子婦卒使養之無素恒心寢失一旦倖竊科第不免侵漁鄉里剝削人民蔑不畜此之故豈不迂愚而左計矣乎由是論之魯齋治生爲急之言良不爲過已已秋八月吾鄙諸子慨然嘆井地之不可復而深有感於魯齋之言因共鳩金爲治生會期以十年之內藏貨於家賤納

貴出取息置田計分授粲俾子孫其世享之然後吾徒之
讀書者恒產可存恒心可保而一切兼并蠶食之徒不得
而攘奪焉在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而橫渠張子亦
志復井田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
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竟以有志未就而卒今之爲是舉者正所以
體易家人之義而引傅張子之遺意也聖賢豈禁之哉若
其不識生財之道而欲設隱機伏械奪民利腴民膏以自
封殖者是則小人之所以治其生也而吾徒之安義命者
固不其然

美哉祖丞之重賴夫義裔也由來尚已億順治中先王父逸六公以才行爲宗人所推擇充戶正辦賦稅者十年嘗深悉夫徭役之苦而患吾族之官丁日加而未有已也於是捐金寄子母錢家期以置田出息爲闔族免役計曾不二十載而出入收放月益歲增旣用其利千金建宗祠供歲祭而所爲納官丁之數亦率稱是蓋與宋人義役之規暗符而倡義之功殆復過之自是以來祠宇旣成而丞銀漸復告竭歲費動以十計無復贏餘雖小有羨數載在冊底徒爲空文而春秋祭祀之資或以不給闔族至爲歛金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五

以助而亦莫之繼愚竊慨先王父尊祖敬宗能捐金倡義爲闔族立久遠之基而後之聞其風而興起者尚未有其人焉何吾宗丁糧衣冠甲於杭邑而獨爲此寥寥也於戲不有慷慨仗義者出而繼之孰從而善其後歟會康熙丙子歲培生伯翁六十初度諸子將製錦前爲壽伯翁獨慨然出六十金語之曰無溷乃公爲也今祠丞有限而辦祭納丁之費歲且不貲以有限而供不貲誰復爲族人計从遠者我與其捐無益之用以博旦暮歡也曷若舉而歸之祠乎由是命諸子置文簿分諸兩房亦將以其金權子母而置田出息然後祠丞始復充裕而辦祭納丁皆有所措

矣彼世有囊金積帛務爲浮華無實之費以驩佚其子孫而宗鄰周親迄欲邀升斗不可得卒乃身與名滅至於蕩覆無餘而後止者聞伯翁之風其亦盍知少警哉厥後二年伯翁同懷兄旂生公亦捐嚴坑田三百餘畝歸諸祠其利尤溥可謂難兄難弟而於先王父之義舉爲有光也并率連書之以告夫後之慕義無窮者

送張恕菴還吳序

邱嘉穗

吳與閩並在東南數千里外而閩爲最遠隸閩產者他多彬彬稱盛而汀俗獨僻陋不足數蓋閩地介江廣間據山而負海有林泉魚鳥之樂前世皆莫之聞至唐觀察使常袞來治茲土始以其學問文章之盛宣於教化而閩風翕然爲之一變其後長材秀民出而仕者稍稍與上國齒矣獨汀之爲郡僻在閩西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其人士猶復固陋守舊鮮能奮其才智爲朝達官卽有之亦未見功業卓卓如古人可紀者是以四方文學之彥無所爲而至年來長洲璞山蔣使君始以三吳名下士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七

出宰吾杭而張君恕菴實爲之賓友張君襟韻清高濟以博學所歷山川風土旣能訪其圖籍得謠俗之所宜以爲政助而又以閒暇作爲詩歌與二三賢豪唱和成帙蓋優游琴尊不復知此邦之爲僻遠也昔人謂文章得江山之助以張君之才游於荒寒之野而其志趣悠然常若有所自得者得非有出於江山之外者耶穗嘗袖詩見張君於蔣公署中張君振衣而起執筆四顧吟聲颯颯從口吻間出頃刻塗竄煥然頓改舊觀竊自嘆詩才短淺拘拘聲律中日蹉尋常踐徑不能創闢作一驚人語又以所居僻陋汨沒流俗傭經授徒日靡刻暇無奇聞壯觀以新其耳目

無高人碩士以拓其心胸其視張君爲可媿已今蔣公已擢守昆陽以去而張君亦遽治裝還吳一時師友離合之情文章得失之感未嘗不錯置於懷惟願異時學問稍有成立庶幾訪故人於虎丘之下相與浮平江泛五湖覽七十二峰之勝吸風吐雲一浣塵胃然後求張君之詩而學焉或者不無可觀其毋以汀俗之僻陋而屏爲江黃國也

贈童子師許君序

邱嘉穗

余嘗讀元史至許衡傳而三復之方衡爲國子祭酒時每爲諸生說書不務多懇歎周析必使通曉而後已夫說書而能使人通曉者豈有異術哉亦在以俗語通之以時事曉之而已矣今夫學者之初學也雖章句文義之末猶茫乎未有所知而爲之師者輒以微言奧旨驟而加之不惟使頑鈍之輩卒然不知其所謂而一二稍有聰明者亦且悅其高駭其奇相率而爲自欺之蔽矣其躓等凌節之害可勝道哉善教者則不然一言之未通也必求其言之近者而釋之一句之未解也必求其句之俚者而同之而又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九

爲之揣人情推近事因書理而寓箴規使皆曉然于身世之故與其心術隱微之大病然後教人之法無不盡而其讀書應事之間始兩相契而無疑若許君者其可法矣乎許君爲塾祭酒數十年視人之子如己子引翼勸誨惟恐不及其所指授一以質詞爲主而不敢以文法亂之從遊者數十百人皆蔚然爲郡邑文秀嘗周行四方不齋糧遠近爭迎致相與執弟子禮甚恭而君亦自言其教人人可通以故多樂從者是固諸生今日之許衡也豈惟童子賴之然吾聞衡學程朱之所學非徒以言教也抑以身先焉許子于家學固知之悉矣其又何待于愚言耶

送陳痴士 召見北上序

邱嘉穗

古先聖王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賓興薦辟之典公行於天下故其時立賢無方而文經武緯彬彬出一塗焉自後世以資格用人而學校貢舉之法雜而多端士大夫不復爲經世有用之學而其徵天幸以成名者非文弱之書生卽草莽之粗材也則夫人才之奮庸其何能不讓於往古耶恭惟我 皇上御極四紀於茲文德武功超軼千古而於山林遺逸之士草澤雄鷲之姿猶加搜羅咸得令中外大臣奏名闕下臨軒親試量才擢用雖一材一藝無不蒙

聖鑒及之而求其能以文武全材卓卓如古名將相自効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十一

者要亦未易以一二數乃者粵之提憲黃公以其智勇奮自閩海所至有功蓋身繫國家之重者幾三十年而同里陳先生實爲之賓友前後方畧章奏多出其手黃公遣表亟推薦之得 特旨召見將以六月望祖道赴都門念自

督撫監司而下文武吏士皆有以贈其行而吾黨辱與先生爲同志縱不能以資裝壯行色而顧無一言以彰其盛也可乎於是歸善吏丘嘉穗手一卮諭於衆曰我 國家

爲官擇人三塗並用此真古聖王立賢無方之巨典也君自英年負駿聲奔走名場數竒不偶輒入賞遊太學加邑令從戎於黃公幕下聚米畫沙叅贊有年所謂文武全材

者舍君誰屬今又荷 聖天子特達之知召對便殿吾知君熟悉東南大計必且出其素所蓄積者愷切敷陳娓娓動聽使左右侍臣皆相顧嘆美謂吾聞故多將相才而提督公真不矢爲知人能得士也豈不偉哉君行矣遭逢堯舜千載一時其尚潛心存誠書思對命以揚於王庭無徒毛舉細故負 聖天子立賢無方之盛心也若夫富貴命也功名時也皆君所自有不復贅僉舉手加額曰然遂相與晉爵更慶并書其言以爲賀

送杜藻觀之武陵丞序

丘嘉穗

古人居官以清慎勤爲要無小大無內外一也孔子柳下惠暨程朱數君子皆大聖賢人無論其次自伶官封人關尹漆園吏推而至於唐宋詩人如孟郊崔斯立蘇舜卿梅聖俞之徒類能以不辭下位而賢聲益著官不負人人實負官天下事顧不在於自立耶後世傳舍其官願望過奢加以前明偏重科甲之習每薄州縣吏不屑就幸而登顯仕率又循循然過之豈真時事不可爲哉亦由爲國愛民無實心故所至藉口遷延終於無成耳雲間杜君藻觀少爲名諸生讀書續言樓遲山水間樂甚旣而由明經高等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

纂修內閣者有年屢踏京闈不一第乃以親老家貧就選武陵丞人皆爲君抱屈而君獨怡然就道慷慨言懷未嘗少有感憤不平之氣見於顏面讀其所著出都畱別四詩而知其能自豎立不以位卑祿薄負厥官其賢於人也遠矣我國家立賢無方遠邁前古今年春南巡吳越觀風察吏不次超擢二十餘人風茲有位而自丞起家者爲尤衆往哉杜君方將用文章吏治出而佐邑聖天子明見萬里外無幽不達况衡湘近在翠華臨幸間必且有不次之擢如近時故事在也將舍君其誰屬哉余辱與君同選而獨愛其人喜其詩故爲文以贈亦因以自勗云

僧之不得以配偶也自僧法始也而佛法不與焉佛之教倡自釋迦而其妻耶輸陀生子摩侯羅見於楞嚴諸經可攷而知聞今陝右河西諸僧猶承其教有妻若子而與俗家不甚異意其地近西方而所傳獨得其真者乎何其不大遠於人情也若近世僧法會不敢畜其妻子而必定爲清規屏絕夫婦一倫自身而口而意莫不有禁嗚呼其殆非人情也哉夫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莫如男女之大欲天地能生之而不能爲之節也聖賢能節之而不能爲之絕也非故縱之也以爲是固生生之本而人類之所恃以不絕於天下者也假令天下之人皆從僧法棄其生生之本而獨全物類以還諸宇宙不過數十年人類且復消滅殆盡而所謂草木暢茂禽獸偪人之勢必且再見於後世之天下而莫可爲理也誰實禍世而忍令其至於如此况夫人心之有欲而不能不至於流也亦猶江河之有水患也善治水者惟能審其大勢之所趨引而歸之於海而復甯其餘以爲舟楫灌溉之用是以盡水之利而亦不能爲之害不此之察而必築以隄防限以陵谷使其一綫之不通其不至橫流於中原而莫能禁止者幾希今之僧法雖曰禁絕男女之配而實不能禁絕其欲之所流意惟年暮而

氣衰者爲能禁絕其流可不復動吾猶以爲木偶成人如
枯澗旱溪無所用之若以血氣未定膂力方剛之徒而槩
爲之禁絕縱令不甚蕩溢於外亦且鬱鬱然欲發而不敢
發欲持而不自持而其中之洶湧已甚又况其壅遏之从
而卒不得肆必反至於爲僧尼之交媾爲師徒之相通爲
男女齋會之淫放甚則如佛書所言以手出精而爲非法
淫者其爲橫流之患尚復堪言歟且夫萬物莫不生而有
牝牡之欲而惟禽獸之悖道爲尤甚豈以人爲萬物之靈
而可自同於禽獸之行哉然吾嘗讀中庸費隱之章而深
有感於鳶飛魚躍造端夫婦之說以爲夫婦居室實良知
良能所不容已亦猶鳶之不能不飛於天魚之不能不躍
於淵皆所謂率性之道而君子之所不可離也今雖不敢
同人道於禽獸而顧別立一僧法於佛法之外以禁其爲
夫爲婦是於鳶之飛者而欲抑之使不飛魚之躍者而欲
制之使不躍也豈惟不近人情而已抑且大拂其天性之
經而其離道也益以遠而世儒之法又以僧之作姦也則
痛繩之見僧之還俗也則痛非之嗟夫先王之待中人必
制爲恒產而後可以責其恒心之不存必制爲夫婦之倫
而後可以責其瀆亂而無禮此義不明而輒舉其有罪者
痛繩之而痛非之君子直謂之罔民焉耳矣何則原其所

以至於此者類非僧之過也亦非佛教之本如是也大抵出於後世之從佛教者私創爲僧法以自相陷溺而已故曰僧之不得以配偶也自僧法始也而佛法不與焉余嘗私擬爲奏議欲爲國家增戶口廣屯田皆募僧徒各令畜妻而從事其中以復西來本教竊謂一日得志當以上陳而未由路也會同里童氏子僧允菴者出家洪都以還寺附余舟東下與之談頗通文墨自言家有七十老母每一二歲必歸省余以爲此尤良心之不可泯者因引昌黎脫賈島於詩僧故事爲之反覆推究其說以相諷勸而允菴樸直不諱亦若深有契於余言者故於其將別悉書而贈之異日者允菴果能深思余言而翻然改圖以繼賈島之後余雖不逮韓公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津津言之庸詎但若西來本教僅能不爲今之僧法所束縛而已耶曷哉允菴其毋自誤一生大計爲也

陪屏石伯翁遊讌憲山絕頂序

邱嘉穗

中都東陲有山曰高憲嶺廻澗復延以林麓其巔甚軒豁亂石峭立纍纍相望又有石棹可坐七八人一往長松蒼翠不數十步卽臨江岬吾鄉諸山皆在几席下雖無幽巘邃谷亦可謂遊觀之高曠者已康熙癸亥之秋重陽前五日天高氣清秋色佳哉屏石伯翁暨余數人攜筇載酒相與讌會於茲山之巔把盞臨風神怡心曠西顧村落中萬山稠疊生雲走霧東則連岡迢迤而下北望玉笏金山諸名勝紫翠巉絕隱隱如圖畫南俯河水奔湍巨浪與山石爲曲折風帆上下悉一一可指數至若芙渠村庄左右映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十六

帶屋舍儼然雞犬之聲相聞渺茫出沒若遠若近不一而足眷焉顧之有足樂者因各分韻賦詩篇成舉觴無算不知骹核之盡迨罷歸時日已在西山外天際霞飛金碧萬狀一帶烟光倒射暮山爲之凝紫余數人目玩心移猶徘徊岐路間不忍遽去蓋已盡乎高曠之觀矣公閉戶讀書不求仕進今年六十有八蒼顏華髮殆將老矣而精力會不少衰時復幅巾杖履與二三高人勝士相從山水之間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意其胸中浩浩落落超然獨立塵表若騎飛馭氣以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非特時之人莫得而知之雖以穗之疎狂不與世接而又朝夕奉陪習

見其爲人者亦豈能窺公之涯涘也哉余旣喜獲從公遊
又嘆山川風物之美如此其不可常也故爲文以志之同
席者五人公字閑長號屏石族叔麟趾余弟國瑞僧生明
而余則東山居士丘嘉穗也

興酣筆快 李伯敬筆

陪羣兒遊讌東山序

卞嘉穗

夫人之樂也必本乎情而情之生也必本乎性不本乎情與性而徒慕登臨之跡以爲高雖有名山水往往蔽於流俗人之耳目而莫識其趣夫何樂之有維歲之春勾芒司節萬類向榮諸童子治饌載醪相與升東山之巔先後徵逐纍纍如貫魚砲發不絕遊嬉歌舞之聲相聞遠近山谷爲之響應余喜其和樂之致因躡屐而觀之且戲謂曰吾與茲遊可乎諸童子皆欣然應諾爭牽衣置坐奉一觴而前以爲吾歡長幼相顧樂甚是日也微雨甫晴土潤草肥風清日煖天地之氣冲融和粹四望岡巒迴合隱然如大環雲烟出沒樹木蕃麗左右村落屋舍參錯男女雞犬往來其間者皆歷歷可指數余偕諸童子把酒長吟執手熟視或粲然而笑或婆然而舞或瞪目而踞或附耳而語狀人人殊而卒歸於無競頃之杯盤狼籍果核滿地童子不能從各起立誼譁舍余而去而余亦徑醉忘歸矣因念諸童子以區區齟齬之年亦復何知而能及此芳辰設爲高會又樂與余同其酣適之趣意其行止無心必有動乎情性而不自覺者此會點暮春之遊所爲取也且吾聞之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莫不熙熙然有以自若其性而人號爲萬物靈者或反習於機械之危而忘其游泳之樂不

惟視童子之天真而有媿卽野花啼鳥有知豈不起而笑
人哉余用是竊悔佔畢徒勞無補天性方且求爲童子時
而不可得而又恐爲童子者之喪其所有也故爲文以授
童子亦因以自警焉童子五六人皆始就外傅從弟嘉權
嘉樞胞弟球姪文瀾男紫瀾隸而從者曰加福

幼年遊讌初不自知今讀茲文遂覺昔日之樂宛然如
昨

弟嘉樞識

余自髫年雅愛名山水獨聞西湖奇秀甲天下登臨者相屬不絕輒爲欣然神往嘆息已復得白林歐蘇諸公所爲詩文讀之慕其風流益欲縱心獨往會閩有藩海之變不果行比年加長試郡中得見此湖圖于友人家指次愈詳居閒處獨窗戶蕭然時復思錢塘湖山之樂恍乎若接夢寐中旣覺而仍臥于虛榻未嘗不自笑其忙也嗟夫余自少及壯頗懷尚平徧遊五岳之志而西湖在東南千里內去吾閩爲不遠忽忽十餘年間人事雜遝曾不得一攬其奇何造物之勞人乃尔康熙丁卯之春余偕清流陳文宿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

晉江何禮宗以應貢赴都自閩徼而出經仙霞陟江郎歷子陵臺所過名山水輒躡屐窮其勝而禮宗善詩酒尤有興趣每樂與余爭先巖壑間因共約抵錢塘當日載酒流連湖上一飽其山川風土然後去旣至而郡司馬黃君定可遂爲湖山主人數具舟佐遊讌其間澗谷幽深林巒怪偉多所創見前人名蹟往往遇之然後向之十餘年間所慨慕而不能至者一朝盡爲吾有斯亦快矣雖然自有西湖以來遨遊者寧堪復數皆不旋踵而堙滅無聞獨錢王之功林和靖之清節李鄴侯范文正岳少保于忠肅之忠誠白樂天蔡君謨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治行至今猶

卓卓在人耳目長與湖光山色相御于無窮若高宗建都
吳山王欽若作放生池賈似道題名飛來洞魏璫之生祠
遍六橋其爲名山水之辱雖百世不能浣也余與子臨風
把酒登高賦詩俯仰千百年伯王興廢賢奸得失之遺跡
皆昭然可爲法戒其能不爲之三嘆矣乎旣而三人者皆
渡江去以勝會不可常追而序之寄語黃君亦復以余言
爲然乎否

指點湖山興懷往蹟何必赤壁蘭亭行千古

黎槐會先生

募裝世尊佛金身序

邱嘉穗

昔有高僧誦金剛經至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二語一僧詰之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何爲雲峰山高而寶雞山低乎僧仍誦經語荅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自吾儒而言道之原於太極者初無高下之殊而其中之精粗本末緩急輕重未嘗不隨其高下以爲之等蓋大德統同而小德辨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今不察此而徒爲儻侗無涯之說直欲等雲峰寶雞而爲一蓋近於吾儒理一之微旨而特未知其所爲分殊者之果安在也記吾師鍾靜海先生嘗有詩訂之曰一水遙分萬派溪澄清到底盡玻瓈固知此理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

無高下直教雲峰等寶雞又曰鎖院千人共一題文章佳惡應難齊分明此理有高下莫把雲峰作寶雞余嘗誦其言而志之久矣吾杭有普蓮上人者自少出家於故鄉之上蓮山頗有戒行爲耆宿所信禮會菴中未有世尊像設特持一冊乞言於余將以募十方之善信余因述世尊之言并疇昔所考証於靜海者以與世之君子共質焉若其輸粟輸金點滴不漏自有世尊之言具在而上市所謂法緣者又實足以作合其間固非吾言之所能與也已

尋常募疏有此精理名言方不辜負筆墨○杜工部詩
世尊亦塵埃然則佛力果可恃耶

徐立齋先生

募建佛塋院序

丘嘉穗

粵稽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竊歎先王孝治天下以事人之道而事鬼使其父子兄弟族屬之間骨肉得以相依魂魄得以相守而不至分離乖隔判然如秦越人之相視藐乎其終不可以復合也豈不仁至而義盡哉夫周人之族葬者其遺跡久湮蓋不可得而復見矣余嘗之京師驅車而過聖人之鄉親謁乎所謂孔林者而見夫子之墓立於上泗水侯述聖公以次而南昭穆分列其後世子孫皆於左右前後群焉排比而葬之歷今二千餘載族日益衆墳日益多每歲輒入數百喪至其地不足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

容則又於其北隅拓地數十里以益焉而卒不廢乎周公族葬之禮抑何盛也自是以來河北之世家江南之巨姓亦往往有能遵行斯禮者雖不及夫子之族之盛而高塚纍纍林木鬱然行道之人猶或低徊畱之不忍去而余亦瞻望咨嗟以爲儒者之正軌而周公孔子之流風庶幾其賴以不墜也云爾顧說者謂山海諸侯之國其俗又與中原異中原土地平行彌望千里其風水之所聚者常包涵而博大縱橫上下無所葬而不可而至於山海諸侯之國大率皆重山疊障之所限廻溪曲澗之所濼而於其間又有城池道路村落田園爲之間隔縱能稍得夷曠之地而

遂規畫乎其中猶恐穿壙泄氣貽害他墳甚至夫婦不能以同穴或且爲水葬爲火葬而於族葬乎何有此民間所以每有墳地之訟而當路之君子反不得已而激爲禁絕風水之說也嗟夫族葬之禮先王所以重民之喪自周公孔子皆相與叮嚀而不敢廢而何獨至於後世中原有可爲之地而不爲山海諸侯之國又或欲爲而不得爲也不亦甚可惜歟今夫浮屠氏之爲塋廟也蓋猶有族葬之遺意焉吾宗有儀堅上人者旣得卜吉於城西之紫雲山而欲假余言以募於十方諸善信余以爲上人之樸誠與十方之敬禮自有所謂法緣者作合其間復何藉余言以爲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詩

輕重而獨其所爲塔廟之制實與先王族葬之義相爲表裏而世顧未之知也故爲述其源流之廢興彼此之得失以見葬禮所係之重且以爲士大夫之誦法周孔者勸

區區序一塋院却從周禮孔林河北世家江南巨姓中原山海起而水葬火葬禁絕風水亦并捐帶是謂黃河之水天上來也讀者當於此得其文勢不凡

李漁村先生

募建西園山室院序

邱嘉穗

西園山於杭爲最南峰巒蒼秀洞壑幽奇掬水環其下雖其地據閩汀下遊而東粵西江舟車往來者咸通焉洵佛塲之奧曠者已吾鄉開士慧月者以戒律爲衆所推往闢其地業有端緒而工力頗繁迄未能就乃持一冊乞言於余將挾之而遊於通都大邑以告厥成事且曰是佳山也非藉公一言以募之不足爲諸善信勸嗟乎山則誠佳也募之則誠是也竊思開士挾一瓢一笠徒手仰給人而余又以倔強不事佛無能現廣長舌而爲說法使見者發歡喜心不知其何從而募之乎抑別有術焉以募其所募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壹

乎今夫募人者必首推富貴家千金之子走利如鶩護財如命有骨肉周親邀錙銖不可得者卽讀書登顯仕稍出贏餘已足沾寒素而其宗黨交遊卒皆饑寒如故胡能捐橐中金以遺其所不知之誰何氏也其次則曰募農商者流自井田廢貧者無立錙耕也悉自富人至不得已而糊其口於四方又有頻年奔走老歿江湖而莫之恤者蓋余嘗四上長安所過數千里流民載道彌望蕭然一二關津率胥吏爲辜摧民窮財匱至此已極復何布施之與有最不可募者莫如吾黨士自垂髫讀孔孟書非程朱之學弗講也非韓歐之文弗習也視一切外道不啻其敵讎雖使

世尊緣門阿難持鉢猶不憚閉戶而拒之况乃以游光揚
聲之餘而望其有明宗護教之功也其誰從無已則有一
說於此夫佛氏之教固所謂慈悲廣大而能爲善人造福
爲衆生消災者也其要在施捨而已矣今之善人其誰不
求福今之衆生其誰不懼災而造福消災之權佛實操之
其誰不畏慕而思所以施捨設也明向若人而告之曰有
能出金錢以成佛室者福可造也災可消也操是說以往
將見至誠皈依傾心懺悔一唱而百和群呼而立應豈惟
富貴農商中必有其人抑吾黨高談孔孟之士當亦多就
之者矣夫乃知西園一山之爲造福山也爲消災山也非
慧月之爲佛募也乃佛之使慧月爲善人與衆生募也是
誠可募也夫是誠可募也夫開士合十而作曰善請用是
言書之冊以告善信之成吾西園山者

往觀史遷貨殖傳智盡能索終不遺力讓財等語爲之
失笑篇中說難募處曲盡世情與馬頗同

陳滄洲先生

借此警世俗耳非眞作募緣疏也

李伯猷先生

募修義合寺序

邱嘉穗

吾鄉有義合寺者創自晚唐光化間歷宋元以迄前明迭廢迭興香火迄不絕無非爲僧徒檀護計也至國朝康熙中先君子偕鞠臣伯諸公始倡同里親友釀金爲義會議建漢壽亭侯廟而先爲像設祀於寺中廳事前都人士之具瞻者亦皆於是乎觀禮焉又非但若向之金湯佛法而已顧獨念茲寺之不修於今且百餘年棟宇傾斜丹雘剝落者過半雖有僧寮數椽而逶迤錯互幾不足以蔽風雨余每過而覽之未嘗不爲之長慨以謂非惟三寶之金碧無色而於漢壽亭侯棲神之所亦未有以終其議也如之何忽諸會僧心印師爺適持一冊請余乞募言余因述其廢興之由以告於吾鄉之人曰嗚呼茲寺之建也將徒以金湯佛法而已耶抑爲漢壽亭侯之靈實式憑焉者耶夫庇僧徒以存佛法吾鄉之人且將以檀護爲功而有所不能已况以漢壽亭侯棲神之地而不思撤而新之以終前人造廟之議則吾鄉之爲士君子者其可但已也歟哉僧曰善遂書之

昌黎每作浮圖文字最占地步此篇於漢壽亭侯四字層出叠見亦韓遺法也

陳集斯

長汀黎大叅先生壽序

邱嘉穗

歲十有二月爲長汀黎大叅先生弧辰四方諸君子用古文辭爲先生壽者炳炳然以十數穗雖不文辱先生教誨甚至其敢無詞以進竊惟古昔盛時大司徒選士於鄉鄉有孝友博聞行誼卓卓可稱道者書而升之天子其致政之大夫仕而歸於其里則又尊爲耆老養之上庠俾國之俊秀下逮鄉人子弟不帥教者皆得仰其道德風流矜式而化誨之以是俗尚醇厚百姓親睦君子長者之行不絕於世蓋鄉行所繫之重如此後世制度大異於古士旣不復階行誼以進而其里黨中復無大人先生爲之表率於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天

是仕者競於利學者趨於時而人心世道之遷流遂如江河之勢日下而不可止識者憂之予觀三代而下惟兩漢風俗猶爲近古若二疏以年老辭位而去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李元禮爲一代龍門人士歸之數君子者皆能以鄉行取重於世載之史冊侈爲美談求諸今日先生固其人哉先生自少負奇才爲當代巨公所推人皆服其有文章也歷官爲郡國大夫所至士民愛戴如父母人皆誦其有治理也而穗所向往於先生者竊獨多其居鄉時飭身正家儀刑後學爲不可及云蓋閩自寅卯之際山海交訌于戈不靖孽臣姦隸蠹居碁處閭巷紛紛靡寧畧人士無

識者爭棄筆視從之閩風爲之一變於時先生仕秦中方
進爲大叅聞王師定閩卽解組歸里門偕其弟事母太夫
人朝夕承歡靡間孝友之風老而彌篤暇則入學舍課諸
子孫以詩禮皆循雅飭蔚爲國器性尤謙光喜接引後
進自片善一長激厲成就如恐不及每與人言未嘗不誦
說海內賢士夫賢士夫東西行過汀者亦輒造其廬攷德
問業無虛日焉故嘗論先生之爲人恬退似二疏孝謹似
萬石君弘獎人材似李元禮卽此三者其爲末流之隄障
名教之干城固已多矣夫君子之綏福履也寧獨以厚其
一身已哉亦將願巨人長德歸然獨存藉老成之典型維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五

先民之古道使來者咸有所取法云爾今閩中寥落文獻
凋殘而先生年七十餘視聽杖履猶不少衰庶幾令後生
學士望其聲光近者相與漸磨遠者爲之私淑其道德風
流所關係於世道人心者甚大而其福履之綏亦豈有艾
乎穗辱居先生之鄉爲先生之鄉人弟子竊不自揆慨然
欲師其道德風流以自樹於流俗之外而又慶其福履之
未有艾也故獨述其鄉行以祝之若文章治理衣被天下
涵濡一方固屬先生餘事而世之學士大夫亦多能知之
者何待穗言而後悉也

文特大方絕去頌揚惡道但披錦繡於枯株恐當之者
不易受耳黎媿曾先生

補祝靜海先生六十序

邱嘉穗

靜邑據燕山東南隅爲神京左臂其地瀕海濱最窪而瘠水潦頻年望若巨浸少遇旱輒龜坼不可田而實則鹽課所出漕運所通八旗庄田所鱗集一切軍馬芻糗道路相望日不暇給而朝廷警蹕之出入恒必由之故凡爲是令者盤根錯節任重而身勞必得才德出群有手采可畏愛者力爲調劑上與下乃協應非其人也則往往不能期月而罷獨吾師勗翁鍾公以名孝廉來蒞茲邑初束裝赴選卽爲文告諸神誓不以一錢自累及得是邑人或爲扼腕公獨奮曰非此無以別利器也由是爲之四年剗奸剔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

弊百務釐然民懷其惠旂人懾其威士大夫誦其廉明上憲稱其才而同官服其暇以整信所謂才德出群有手采可畏愛者也客歲冬十有一月爲公六秩嶽辰其百姓躋堂而祝曰公超擢在卽恐不能久專其澤猶願公入朝出爲畿輔監司也實吾儕小人之慶其人士引古而祝曰昔龔遂治吾渤海潢池赤子慶更生竟以循良奏最公今日者將無同其所親知者又援時事而祝曰公生平交最善今掌科彭公其人其地其清政亦復大相類彭公旣用是膺特眷而公猶勞勞茲土也必不其然於時穗未獲進酒至公車南來始誦其言而歎因稱觴以復於公曰諸君

爲公壽皆不過誦公壽民云爾也壽國云爾也而於公之
所以壽其身者槩之乎其未之窺也曩者聞諸先君子有
言曰老子虛其心實其腹二語足蔽萬卷丹經寡思慮以
息心火之謂虛節嗜慾以養腎水之謂實穗嘗識而繹之
以爲卽與太公敬勝忘義勝欲之旨何以異今公勤勞王
事出入戴星已復就臥所酣寢如常或拈韻爲詩又手便
成此非敬勝而心之虛者能然乎公嚴氣正性莅任四載
不攜眷屬不置媵妾一切聲色悉屏絕嘗禁優伶入境上
官聞而駭曰何靜海之清苦一至於此非義勝而腹之實
者能然乎蓋公與先君子爲五十年石交其道無顯晦如
一轍而去邑西四十里許猶有以子牙名里者實我太公
隱居東海之遺蹟在焉故以先君子之空言証以公之行
事而無一不合其必享太公之年又可從而知已語有之
道之精以爲一身出其餘緒以爲天下諸君但期公以壽
民壽國而豈知其皆自心腎敬義中來哉公爲點額加爵
曰二三子穗之言是也於是悉次其語以附於諸君之後
一起絕似畫意至虛實敬義等語精言堪作子書讀可

謂老莊之外別有天地

李漁村先生

壽吳柱國邑侯序

代

邱嘉穗

自古循良之吏能移風易俗而使人遠罪遷善以臻於至治者曷乎尚已然揆厥所由大率皆久任之法行或所歷必三考不且賜金贈秩長子孫於其中甚則賢與賢相繼爲理如杜母之代召父俾其民始而習之繼而便之遲之久而漸安之至於涵濡數十年之深然後教化洽禮讓興而躋堂稱兕之誦聲由此而作未有若後世之傳舍其官攝符蒞事會不數月而能入人之深移人之速者也廼至許昌柱國吳侯而獨有異焉侯之令永定也方下車而輿人之口碑已載道矣曰是真能以伊洛之學自勵其身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

耶余嘗聞諸薦紳間輒心焉異之以爲侯何所施設而能入人之深至於如此旣而政聲流播吾閩督撫司長所推爲治行第一者無不屈指先侯而特有攝上杭之檄也未下車而輿人之口碑又已載道矣曰是嘗爲永定以賢能聞上官而吾邑之人獨何修而幸見惠耶余尤聞而心異之以謂侯復安所動其信於前慰其望於後而能移人之速一至於此會十有二月之六日爲侯嶽降佳辰杭人士將謀晉一觴而介余同門友羅但雷書來以絕嘏之文爲請且述其通邑公詞曰我侯爲人惻愍無華以誠遇物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其心仁以恕其操廉以貞其政簡以肅

自其宰永定時士民已親而戴焉比來吾杭十萬戶聞風
歡迎境上山川草木皆有喜色甫治事卽念邑故多文學
士篤意作興遴其文躬自課督獎賞有加士爭濯磨以應
時時躬清靜以爲理務釋一切煩苛與民休息或引三老
和顏問疾苦並質諸大夫士謀所以佐百姓之急而登之
衽席者無虛日訟牒一陳朝至夕令不事勾攝率令親族
爲調至坐堂皇與之訊反覆訓誡唯恐或傷間有抵辜必
相對咨嗟靡不瞿然顧化賦輸於帑手未嘗啟封凡餼廩
所餘金矢所入悉捐之爲地方建永利身不私官下一錢
署不取民間一物雖屠沽菜傭皆德之蓋侯修潔通敏精

經術而溫淳有蘊藉聆其訓者如飲甘露覲其容者如觀
慶雲登其門者如對春風之披拂遊其宇者如曝冬日之
和煦故視篆未幾而士習民風翕然爲之丕變其他善政
日新而月異者又難更僕數也敢藉公一言以爲侯壽余
然後作而歎曰有是哉侯之所以治邑與邑人士之愛戴
於侯者皆自古循吏歲計之而不足而侯顧以三數月間
坐致其效乎宜其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至於斯極也觀
於杭而永可知已矣昔子輿氏嘗推論仁言之入人不如
仁聲而伊川亦言嘗見明道先生所在臨政上下響應及
至人衆則成風成風則有所感動天地間一風以動之而

已夫民之情固未有感之而不應唱之而不和者况侯躬行正學又以仁心仁聞而被之實政卽異時入秉鈞軸出建牙幢俾德教風行海內以奠蒼生而延國祚無不可於此焉卜之而豈但壽其一身云爾哉攬揆之日寄語羅年兄暨杭之諸君子試理余言以侑侯加爵知侯於九百里外當爲我陶然一醉也

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屠沽菜傭悉致德言樂矣樂矣可

謂善頌善禱者也

李文木夫子

先君子讀書纘言鏃礪名行嘗以易學教授生徒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口傳指畫厥有淵源從遊之士得其解者往往占一經以名於時若同里燦士羅先生尤稱翹楚云某年十六七受先君子負劍之教曰孺子如有聞也其必以羅君爲師於是執經數載習其餘風緒言如聞庭訓壯而餽於庠舉於鄉皆得諸先生所提命者爲多二十年來先君子墓草已陳流風浸微而先生猶能以巨人長德爲鄉里所矜式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也今歲流火之月先生七十初度同門諸友相與酌旨酒治脩脯以上壽於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五

而推某爲侑爵之辭某竊觀先生生平經術通明文章爾雅少年試郡縣兩冠軍童子軍竟不得一補青衿退而閉門講授學徒雲集洗心讀易輯著彙纂一書日俯仰於天時人事消長存亾之理抱膝長吟適然不知老之將至則某今日之爲先生壽也誠無有出於易者矣在易需之初九曰需于郊利用恒無咎先生當國朝定鼎之初負乾健之才可以上進而終不能進者坎在前也然卒未嘗用是怨尤而力學汲古之志益堅身雖隱退文名籍籍郡邑間又非特無咎而已請以是爲先生壽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先生晚年絕意進取手不釋卷自經籍以外

諸子百家靡不涉獵時與高人勝士徜徉山水一寄其意於詩筒酒盞之間雖簞瓢屢空亦曠然不以爲意非履道之幽人不能也請以是爲先生壽夫先生之於易廣矣大矣而其獨舉此二爻以壽先生者亦以處先生之時當先生之位有先生之才與德觀其象玩其占知先生之必有以自信也吾鄙之君子相與瞻拜先生之庭而溯其生平之遇於旅酬卒爵之餘而深思夫需郊履道貞吉無咎之旨其能無當饗而嘆愾然於吾言矣乎或者曰先生固今日人文之碩果也其將有得輿之象歟某則以爲學易之道將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也命之居大位與命之享大年其道一而已矣苟其得是道者潛而勿用非所屈利見而見於田非所伸其於先生之得輿不得輿也復何較焉故於其生辰爲壽也姑誦其所聞於先生者還以質之先生先生其當有以教我

談易鑿鑿大有輔嗣風味而逸氣則十倍曹丕矣

李麗生先

生

祝壽文字用易意便深永

李伯猷先生

賀梁母霍太君六十序

代高憲副作

邱嘉穗

人士磨一命縮半綸至不得已違親官數千里外每不能
無望雲陟岵之恩然使其官於斯上也實能爲民捍災弭
患施有功德以漸漬於人心則人必相與感而戴之感戴
之不已又群從而歌誦之至歌誦不足以盡其意於是祝
其人而并祝其所自生以爲非是母不生是子此又
尊尊親親之恒情不能以自已而賢勞之吏所藉以伸其
萬里之孝養者也詩有之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蓋其明徵
云吾邑河倅梁侯之母夫人霍太君以今歲七夕後五日
稱六十懸悅之觴都人士先期徵言於余謀所以爲太君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七

壽者而侯又自以太君遠在南海數千里外而方効一職
於東海之濱旣不可御母而北卽一卮上壽亦無由與諸
昆承歡膝下徘徊河署若有不能釋然於懷者余因誦韓
昌黎語謂侯在側雖無離憂太君心不樂也侯在官雖有
離憂太君心甚樂也蓋吾邑西南四十八鄉窪而濱河群
流交會近復開新河於廣福樓堤畔愈繁富夏秋水漲卽
畢力修築而田禾廬舍終不能盡免於衝決者豈真督率
之弗力實以新舊兩河隄長而工多倍於大城西畔而所
謂三角洶一帶我堵而塞之彼且掘而通之浸浸乎有以
鄰國爲壑之勢自侯之來二載於茲日率淺夫隨時巡警

圮者修缺者補太君雖家居每馳書誡侯必清必勤必愷
飭身臨事毋玷聲名而侯奉母訓唯謹先勞不倦爲之愈
力人皆趨事恐後河使者許公時菴嗟嘆以爲賢揆厥所
由翳惟太君之教是賴况余聞太君歸封翁時姑垂白在
堂太君事之得其權心雖有丈夫子四人每以就太君膳
爲樂又亟助封翁葬其三世未葬之喪里稱賢孝性復不
嫉妬嘗爲封翁納側室鄧孺人先後七男二女均愛無私
有鳴鳩平一之德封翁捐館太君兄弟事庶母愈加愛敬
不衰其持家常以勤儉自將侯以謁選往來南北不以纖
毫關其慮蓋內行醇備又如此昔明道程子嘗主簿上元
均田賦興水利至今祠學宮天下無不知其母侯夫人之
賢繼自今願侯勤勞王事捍災弭患益以大賢爲師法固
知太君之壽如川之方至而所以顯揚其親如程母者正
未有艾也侯又何歉焉余故述詩人壽母之義製錦勒詞
俾侯遣使而致之太君想太君於七千里外當爲我陶然
盡康爵也而侯望雲陟岵之思亦或藉此而少伸矣夫

韓江課士文序

邱嘉穗

潮郡伯厚菴薛公以廉明才望量移韓江之五年將彙其前後觀風季課諸牘付之梓人以式多士而命穗也爲之序穗於潮隔一帶水旣素習其文風而年來作吏鶴峰又辱公教誨甚摯卽樸籛不文猶當頌一言而況彘彘小集少爲所許可者其敢辭諸竊觀當今操文章風會之大權者必曰督學使者曰鄉會總裁而郡國大夫不與焉蓋國家右文特重學使總裁之選其職清要倍他司甲乙丹黃于文字爲專掌而意嚮出入動關人士升沉卽一時風會亦遂不能不聽其轉移者勢實使然蓋不足怪至郡國大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完

夫偶操三寸不律取舍予奪無關榮辱而又非有文章之專責也其所事者初不越乎錢穀刑名簿書期會之間而欲慨然以文章風會之權自任非惟忙無刻暇不克數舉縱使給筆札嚴課程亦僅循例評騭上與下俱目爲故事而已豈復有能以一心一手決擇精詳懸布國書千金不易而坐收知人得士之效者哉迺今于薛公觀其最績誦其生平著述以及近年課士之書而獨不能不深嘆其轉移風會之功爲不可及也公自少積學工文磊落負雋聲別歷中外幾四十年所至拔單寒扶善類如不及粵人固已想望其風采歲己丑由韶調潮卽樂其文初之盛自觀

風而外月有課季有試十一屬人士翕然宗師之至有山
陰夫子之稱踰二年辛卯鄉試特拔中式者廿有七人次
科癸巳 萬壽鄉試中式者又二十許人兩科解首並出
其中隨上春官成進士者又于潮獨得五人而兩解首復
皆歸然在焉其他科歲所賞識文武童得儲庠序暨與于
兩武科者猶絕出他郡上而不可以具數也夫富貴功名
關乎時命文章得失豈有定評乃聚闔郡千伯之英才而
敎之育之率能一一預決其科名而取之不竭此豈徒爲
選政之先驅而實鄉會總裁督學使者之所不能爭其權
者也公何料士之審而竟得此聲於額海間耶潮故尉佗
近地自唐韓子倡學置師始一變其椎髻魁結之習而趨
于文歷宋及明賢守土如陳文惠王梅溪郭青螺諸公相
繼作興其人士用文武材取將相者常彬彬不乏人近以
藩海交訖踐更兵燹詩書之氣不無少衰幸賴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序

聖

天子廓清海甸培植數十年而公復從而振德之是宜才
雋之彥接武比肩應我 國家文明之運而出而公所爲
轉移風會知人得士之譽亦將與韓陳諸賢後先輝映矣
若其所錄之文清真典雅不囿粵人風氣海內操觚家自
能共賞之復何俟風塵俗吏筆硯久荒者謬贊一辭爲

鄭虛舟詩文鈔序

印嘉穗

憶余與虛舟交造其廬讀其所著詩若文屈指已廿有餘載及虛舟官三水彙其前後稿授梓而屬余序亦且宿諾者數年忽忽以至于今各以闡事重來始得從供職之暇銜杯執筆而爲之序甚哉長令之忙人也夫爲長令也難而爲衝津之長令也尤難非真爲長令之難也有所以難乎其難者必將以長令之力之不能爲者而望其爲之人亦知夫長令之不能以粹爲不能以盡爲也而又未嘗不望其粹爲之而盡爲之而爲長令者又不敢以其力之不能爲而自諉與人之共知其不能粹爲不能盡爲者遂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聖

得以諉之人而不一爲卽處萬萬不及爲不勝爲之地而適值其不容不爲之時卒亦不得不從而爲之此衝津之長令所以愈苦而難爲也自非有智識特達度量過人者豫爲調劑于其間雖欲餐與沐且不可得而何長令之能爲而何衝津長令之能爲而又何衝津長令瑣瑣詩文之能爲乃今讀虛舟詩文鈔而獨有感也虛舟貌不踰中人自少以孝友溫文著里黨而其才其遇多與余同庚午秋相識榜下叙家慶同譜籍杭邑故分龍巖地相去不百里而近同鄉曲每以公車北上被放南歸同行止近謁選各得額南衝缺同官方自是進而事上同叅謁退而接下同

撫字屢檄入鎖院分司內外簾同辦事兩署中皆迎母就
養課子弟以文學蓋亦無之乎不同者而獨虛舟之爲人
簡而文明而不苛理繁治劇而能整以暇數從過客問鄭
使君治狀僉頌虛舟廉仁勤慎判案牘不數語立決除策
塞出江干迎送外則退而讀古揮絃觴咏名流無餘事尤
難者去年春屬 欽差大人會兩粵封疆大臣勘公事駐
縣署中幾半年連雨潦漲朦朧萬艘集三江上而虛舟應
付芻糗不廢嘯歌卒稱辦治上憲倚以爲能此則勞人之
極致仙令之流風而非謏劣如余所敢強而同者虛舟之
識量過人遠矣雖然長令處衝津忙極乃閒閒極則不復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望

忙其一片苦心惟虛舟知之余亦頗知之至他郡同附郭
諸公無不知之豈能一一盡爲事外人道哉是故勞吏可
爲也而不可爲也不可爲也而實無不可耐而爲也不知
虛舟之政事者亦視其詩若文而已矣若其詩文大旨不
屑規模時賢而獨上追韓歐陶謝諸大家則又與虛舟之
學問性情爲近世不乏杜少陵自有能知元道州者余言
復何足云

江令聞秋懷詩序

邱嘉穗

易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夫秋于卦爲兌于五行爲金于時令爲涼風至天地肅其成物之功與生物等又當天空雲歛潦盡潭清之候一種迎人爽氣亦復不減于春而自宋玉以降騷人詞客觸緒縈懷皆若視秋爲可悲者抑又何也豈其中實有不自得者而姑托以鳴其感耶將亦如達人之不自形其戚戚而故爲浩浩者耶抑憂人之志樂天之真固有竝行而不相悖者耶桐城江令聞先生曠代逸才周遊四方久爲諸侯重客近復從防憲張公來循州因得相晤于署中接其容讀其文劄皆風流蘊藉如其爲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七

人今年秋將賦歸又出其所著九十秋詩示余余不知先生中有不自得與其不爲戚戚而爲浩浩者否而獨三復竟卷自覺蒼涼悲壯寄興遒深而一歸于溫柔敦厚之義非徒如騷人詞客激爲怨歌楚調者比昔人讀柳州南澗中題以爲憂中有樂樂中有憂其先生九十章之謂矣嗟夫秋冬之際難爲懷固也獨不曰和神當春清節爲秋乎繼自今先生浩然咏歸揚鑣北上將賦春明早朝之什以與子美秋興諸作相頡頏卽不然採山釣水優游自適亦無往而非春風沂水之趣也又何九十秋之足云

王方樹粵闈紀事詩序

邱嘉穗

粵闈紀事者河源王使君方樹奉調外簾旣勤厥職而因述其事之顛末以有作者也方樹故楚中知名士自爲童子時已能以詩歌聞于壇坫近來作宰粵江辱與予爲僚友子每從過客問王使君治狀僉稱使君才大而敏判訟牒數言立決案無留牘放衙卒退則讀書嘯咏無餘事余已心焉異之今年春恭遇 萬壽特科同檄調粵闈方樹聞得謄錄官余竊見其悉心供職纖細必謹體悉必周旣而三場事竣卽與同官屠達菴及余輩數人分題角韻竟日豪吟每奏一篇輒袖稿相示他人頗多流連光景之詞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序

四

或僅寥寥數篇而止而方樹獨能由其所睹記括上下平韻得紀實詩三十首信乎才大者果無施而不可因念余備員首邑旣多倥偬逐隊簾中僅能塞責數聞見方樹事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顧或疑詩歌非令長事也爲令長而以詩歌自見豈惟忙不克爲卽爲之亦必不工傳于人口徒滋訕笑究于吏治何補焉然吾觀自古勞臣志士宣力之餘確有所見因取國家令典鋪張而揚厲之使夫後之奉檄將事者咸得曉然于一代之成規而于事上卹下之義益思所以自盡是其詩歌之傳于世者正能以前事作後事之師非若草野羈人之作鏤風雲繪月露苟爲雕蟲

小技以悅人觀聽而已庸可淺視也歟哉方樹刻成屬序
因爲書此以見方樹之詩皆非無爲而作且以志余之媿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序

望



因欲書此以見方樹之詩皆非無爲而作且以志余之媿

李峻瞻香草集序

丘嘉穗

山陰李峻瞻徵君廣樂府舊題著爲古來男女歌詠相與各言其情之作得五言近體詩五百餘篇其事核而詳其詞整以潔其義例一主于諷刺而不屑爲淫言譎語以蕩人心余受讀卒業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曰嗟乎古今風俗貞淫之變皆人心爲之也人心之患最不可測者一切外事猶可以力持而獨不能不溺其情于閨門衽席之間離人而立于獨則矯而不可爲將暱而就之則恐至于啟寵而納侮吾欲裁之以法則彼有所怨而不我從多爲之調停以防其後患則彼驕妒之性又將有以出于調停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四六

所不能及雖自古英哲之君賢豪之士猶或受妖童艷妓之蠱惑而玷其身名矧自中人以下昏暴無禮不知所以自節其性而惟欲之從其卒至于傷風敗俗貽禍數世而未有已也固然其無足怪者此孔子所爲刪詩而首二南存鄭衛以謹風化之原也歟今讀徵君是集何其有當於風人之旨也自三百篇而後二千載間男女離合悲歡之情所闕于治亂者不可具數而徵君按其本事各系以詩有勸者戒者哀者樂者贊其節行者憐其才而憫其志者致其懷思而慰藉者嗔怪而痛絕之者甚可鄙而故爲嘲笑者外若揚其色藝之美而實抑之者或用我語問訊而

代彼語荅迷者而要無不幹之以風骨出之以菁華使人
讀之而慨然於貞淫之變也思深哉其真善於言情而可
爲人心之針砭風俗之龜鑑矣乎抑嘗觀昭明太子評陶
公閒情賦指爲白璧微瑕而東坡非之以爲卽不及二南
與國風所陳何異此固一說然余間讀離騷及漢魏古樂
府詩類多借美人以比君子而其思彌曲其情彌摯又安
知閒情一賦非卽湘君洛神同聲歌之遺意而陶公所託
以寫其思君憂國之情也者讀者不察其故而必執假道
學之成見輕相擬議至與元白溫李香奩諸體同類而竝
譏之抑亦淺之乎視陶公矣余故因釋香草命名之義而
并發爲此論以質徵君知徵君當不河漢余言也

倡建惠州府試院序

丘嘉穗

我國家廣厲學宮每三載一賓興特簡學使者巡行郡邑先以科歲兩課試程以五經四子笏及孫吳諸書俾天下文武士皆得展一日風簷之技而其奪前茅而奮出者又多聯翩以雋入儲公輔之資出備干城之寄揆厥所由皆以郡邑塲屋中校士之力爲之先聲焉是試院之有闢于人材也亦大矣哉惠之爲郡雖僻在海濱自宋明以來搢紳宿儒用文武材起家至將相者常歸然甲額表卽後輩才俊之士比肩而接踵者亦復彬彬不乏人而獨其試院之所猶缺焉而未之備也由前明三百年以逮本朝之初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序

學使者按臨往往假館于學宮之明倫堂或駐節于御史行院及分巡道署有司歲辦考棚用瓦墁竹木無算事已毀去旣費且勞而又乏高明爽塏之地至以卑溼狹暗不蔽風雨爲諸生所咨嗟匪獨貽首邑之累而已今年冬余旣畢邑試諸生僉言試院不便狀宜改建于舊叅府余怒焉傷之亟謀諸太守孫公公卽慨然報可立捐金爲倡首而諸屬州牧縣令暨都人士亦皆踴躍爭先同心捐助於乎朝廷尊賢養士數十年視學有專官赴試有成例校文講藝有定期而於區區一考塲之設竟以朽葦敗木猝辦于臨時豈徒爲多士之憂抑亦守土者之羞今是役也余

將會十二學廣文先生并分檄諸司驛各置簿募如約諸
君其各殫力經營以竣厥役自堂廡瓦棚以至轅門務令
高厰完固庶幾哉學使有駐節之安諸生無不便之嘆而
于國家教育人材之大典爲有光也余雖不敏亦可以藉
手而報孫公之成命矣若夫諸人士從此致身奮其文武
全材出將入相以追配于前修此又地靈人傑運會之所
際宜然也余日望之

癸巳廣東武舉鄉試錄後序代

邱昂穗

今上御極之五十有二載久道化成聲教四訖恭際

萬壽昌期

詔于制科定額外復爲增設特科以羅天下文武士於時

春中夏初景運清明鹿鳴旣奏復選鷹揚臣某猥叨

粵藩職司提調得從巡撫廣東都御史臣某後出入

戴星率屬將事秉公矢慎夙夜不遑爰集諸生分場

比射馳以騎耦以步復驗其膂力技能然後彙入棘

院試之論策揭曉日監臨主試錄得某等四十人如

舊額臣某雖不與校文例當贊一辭書末簡乃于公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五

燕之暇進諸生而勗之曰爾多士當此

恩科其亦知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至意乎臣嘗考王制命鄉論秀俊達

之司徒升之司馬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古聖王取士不

易之法也然傳之後王選舉之法屢變而未已漢晉

薦辟闔諸郡國會不數人而唐代科名爲尤刻歲不

過舉二三十人又時不足額至有全榜黜落者歷宋

及明差廣其數而于武舉方畧率未及加詳竟使草

澤雄鷲之士有遺才焉爾多士當此

恩科其亦知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至意乎欽惟我

皇上文德武功亘古無兩經術韜鈴揚鑣茲進武臣皆令
拜學而臨雍騎士皆得試論而講藝而又于鄉會常
期外每十年輒增

萬壽一科爾多士躬逢其盛得與茲選上者親宿衛任封
疆次亦爲腹心干城之寄其尙益思所濯磨竭忠殫
智以自奮於功名之會使人望其旌旄節鉞莫不聚
而嘆曰此

萬壽科中奇男子也斯不負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盛典哉於是諸生各手額而退伏念

臣某世荷

皇恩東西扈從得邀

宸翰方圖報效而無由而獨幸贊勳

盛典甚樂乎多士之騰驤而爲我

國家慶億萬年有道之長也遂不禁踴躍歡忭而序其
後

家松下先生文集序

邱嘉穗

余年十五六卽知有寧都易堂諸公以節義文章隱名山會江閩間藩海交訖思欲一從之遊不可得尋復從簡牘中稍稍見魏叔子及家松下先生一二刻文輒三復不自休又恨不得其全集而暢閱之長而渡江淮入燕始得引觴擊楫讀叔子全集而于松下先生暨諸公之作終往來于懷不能釋頃年官粵海有宗人以松下集一帙餉余讀之甚喜刻日立盡而亦非全刻也猶未嘗不撫卷徬徨以爲嘆歲癸巳先生仲子文學君成和率文孫而泉過訪歸署乃攜家藏鈔本十五卷相示而猶自以散佚人間者頗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三

多亟屬余爲選擇且弁之序嗟夫先生之文如金玉豈後學所敢選余文視先生不啻退避三舍復何能序先生文而獨有所不得辭者竊自以少慕易堂諸公文忽忽至今四十許年自叔子而外裁得一讀先生全卷不以此時出一言敬識簡末非惟負賢子孫厚意而亦豈疇昔私心嚮往之誠哉嘗觀周秦以來工于文者率皆以意爲經以氣爲緯而因有章法股法爲之抑揚頓挫于其間雖或以敘次論議分爲簡古繁衍兩體而其不能以無法與不可以死于法則一而已矣先生之文寄意高遠而其氣峭以健初不屑規規于法而又無之乎非法者蓋以有法爲法者

人也猶可學而能也以無法爲法者天也不可強而至也
其所謂我用我法而不爲法所用者乎惜也時際鼎革先
生知幾守義棄諸生服抱道山巘深自韜晦未嘗以文求
知於人而人亦竟鮮知之者故其文止此假令得時則駕
早典著作其所撰次當復不在歐陽王曾數公下庸豈但
與易堂諸子相頡頏而已耶然使先生稍俯仰從時亦何
難取青紫如拾芥而顧甘窮老以歿終不肖以彼而易此
者誠知先生自有所以爲先生者在也易堂九子中故推
先生品行最高爲一代完人距今祖父子孫間又皆能以
清文厚德世其家學而非他人所敢望者天之報施善人
不必專于其身豈不信哉

